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萬花樓 第四十一回 逞刁狡沈氏叩閭 暗請托孫武查庫

當時尹氏夫人聽了丈夫之言，即道：“不知相公如何料理伸冤大事？”沈禦史道：“下官也料理不來，故與龐大師酌議，費去四萬銀子，做禦狀一紙，待妹子於駕前哭告。但顯得上蒼默佑，若天子準了狀詞，天大冤仇得翻雪了啊。夫人，是親必顧從來說，那管江山倒與坍。你是一個婦人，休得多管，我自自有主意。”尹氏夫人自語道：奸黨弄此伎倆，眾忠良雖是凶多吉少，但沈氏終屬女流之輩，如何起此惡毒念頭。縱然奸雄主謀，禦狀做得狠毒，看你弱質裙釵，怎到五鳳樓前，豈不是畫餅充饑，惹人笑話！沈禦史見夫人自言自語，便說：“夫人休得多言，冤仇伸與不伸，日後自見，且請安睡去吧。”不表東邊卻說西，龐國丈收領沈禦史四萬兩白金，喜色洋洋，即往見黃門官道：“明日萬歲臨朝，有一婦人在午朝外叩閭呈禦狀，斷斷不可攔阻他，勞你奏明聖上，一切言語間幫寸些。”黃門官道：“國丈吩咐，定當效勞。”只因龐太師女為龐妃，把持朝綱，赫赫有名，二品上下官員，十有其七在他門下。如今他對黃門官說了一聲，那有不遵的，是以李沈氏叩閭，名為費了四萬銀子，而龐太師一厘一毫也不曾破費，實乃一人受惠了。

次日五更三點，東方未明，已有文武官員齊集，天子登殿，香煙靄靄，曉霧騰騰，又是一番景象。朝罷，聖上有旨：“文武眾臣，有事出班啟奏，無事即此退朝。”有黃門官俯伏啟奏道：“有一婦人於午朝門外，自稱李沈氏，花綁銜刀，手呈禦狀，俯伏哀慘，稱言身負沉冤，無門伸訴，冒死而來，乞求萬歲爺做主。小臣即將該氏驅逐，該氏稱言楊宗保誤國欺君，不知是真是假，小臣不敢不奏明萬歲定裁。”班中國丈暗暗點頭，黃門官果也能言。當時眾文武個個心驚，不知真假，獨有龐洪、沈國清心頭坦定。嘉祐君開言道：“婦女之流，潑天膽子，敢到此間，不知有何海底極深之冤，敢於午朝門外呈此禦狀。寡人非地頭官，恕他婦女無知，從寬免究，逐出午朝門，不許再奏。”黃門官聽了萬歲之言，焉敢再奏，即稱“領旨”。

正待抽身，只見龐太師執笏當胸，俯伏金階奏道：“臣思李沈氏乃一婦人，據稱身負大冤，無門伸雪，故敢於吾主駕前求伸。更言楊宗保誤國欺君，此事必因國家而起，陛下若不究詢虛實，而該氏果有重冤，何忍聽其伸訴無門。如楊宗保有誤國欺君之弊，亦不便置之不理，伏惟陛下睿鑒參詳。”君王道：“朕思楊宗保世沐君恩，為將多年，只有保邦，從無誤國，此事定然是婦人聽了別人唆使而來，朕必不詢究，卿勿多言。”天子果乃英明，參透此事，眾位忠良大臣俱都無言，獨有龐國丈滿面透紅，沈禦史心如火炙，眼睜睜只看著龐國丈。

這龐洪只得又奏道：“臣思地方有司衙署，或有刁民藐視國法，以假作真，以曲作直，捏情誣告，刁訟唆弄。但萬歲駕前，若非沉冤重枉，焉敢冒死而來以身試法？況有誤國欺君大款，諒非海市蜃樓之虛，伏望陛下準收此狀，以免此婦有屈難伸，而重臣弄法，實礙朝廷綱紀，臣待罪宰閣，不得不冒死啟奏。”嘉祐王看著國丈，心想：此事必是他從中主唆，故如此著力，也罷，寡人且看狀上情由如何便了，便道：“依卿所奏，著黃門官取狀進呈。”黃門官口稱領旨，去不多時，取到李沈氏狀詞，呈於龍案上。嘉祐王禦目一瞧，狀曰：

誠惶誠恐，稽首頓首，冒死上言。訴冤婦李沈氏，現年三十五，江南松江府華亭縣原籍。訴為冒功枉法，貪贓徇私，斬宗絕嗣，屈殺害民事：氏夫李成，原任五雲汛守備，僅有獨子李岱，是汛千總。冤於本年十月十二日，欽差狄王親領解征衣，已至關外荒地屯紮，悉被磨盤山強盜搶劫。至十三夜，氏夫經汛巡查，偶遇胡人贊天王、子牙猜醺醉逡巡，踏雪履霜而至。氏夫思二人乃西戎巨寇，中國大患，父子私算，乘其醺醉胡涂，有機可乘，即箭射贊天王，刀傷子牙猜，二首並梟，雙功望獎，父子共赴邊關，獻功帥府。豈料狄欽差盡失征衣，難彌其罪，重行賄賂於焦先鋒而為硬證，得以冒功卸罪，而楊宗保徇情枉法，混將氏夫及子梟首轅門，痛思氏之夫子功憑級證，奈楊宗保恃職司權，凌厲如蟻，嗟呼，人心何在，國法奚彰？既掌三軍司命，職司生死之權，理應秉公報國，乃竟有罪得功，因功慘死。在氏冤屈沉淪，絕嗣斬宗；在楊宗保昧法欺君，專權屈殺。至彼兵符統屬，勢大藩王，故氏伸訴無門，不得已冒死午門，瀝血金階，倘黑天翻白，雖死之日，猶生之年。銜刀上懇，乞天皇電鑒，不勝哀慘痛切之至！

嘉祐帝看罷，將信將疑，想到：若說狄青征衣盡失，依照國法，原該有罪，如無此事，這沈氏婦人怎敢輕告此同？也罷，寡人且自準他，將情由一詢，看是如何。傳旨：“李沈氏放綁卸刀，著進金鑾。”黃門官領旨，這沈氏低著頭，一身淡色服式，步至金鸞殿前俯伏，兩淚交流。當時聖上潔他情節，沈氏照依狀詞上，句句對答無差。天子想來，這狀詞，十有七八是國丈專主的，故不詰問是誰人代筆主謀。只降旨道：“將李沈氏發往天牢，此案未分皂白，著令九卿四相公同酌議辦理，三日內復明定奪。”當時退朝，群臣各散，不必多表。

單言李沈氏，天子雖說降發他在刑部天牢，沈禦史即日弄了些手腳，只與司獄官知照，說了數言，李沈氏仍歸禦史行中。因姑嫂二人不甚相得，沈禦史又差人悄悄將妹子送至一尼庵內暫住。一言交代，也不多提。

當日九卿四相文武大臣，奉了聖旨，在朝房公議。當初忠義重臣首相寇準、畢士安，仁宗即位元年已卒，次後相繼而亡者有李太師、沈待制、孫爽，如今馮太尉、龐國丈、呂夷簡秉政，欲擬狄青中途失去征衣，賄證冒功，楊宗保混昧不察，妄殺有功，誤國瞞公之罪。卻有左班丞相富弼、平章文彥博、吏部天官韓琦三位忠賢駁論道：“那婦人乃一面之詞，豈得為憑？若因此傷邊關望重之臣，依私昧正，焉有此法律？如若力辦此事，須當嚴審根究李沈氏，方得分明真偽。”當天商議不定，第二天仍復如此。

次日五更將曉，天子設朝，正在君臣議論此事，忽有黃門官人奏道：“有邊關楊元帥差官齎表呈進，現於午朝門外候旨。”聖上傳旨宣進。齎表差官進階俯伏，三呼萬歲，有侍官取上本章，在龍案上展開。天子觀看，其表上敘及狄青征衣限期到關，力除西戎國五員驍將，殺敗十數萬敵兵，解了邊關圍困，特請旨薦保狄青為帥，他要告假回朝之意。天子看完，欣然大悅，開言道：“龐卿，你且將楊宗保奏招看來。”龐國丈道：“臣領旨。”一看本章，驚嚇不小，頃刻滿面通紅，再不想狄青有此本領，如今楊宗保又保薦他為帥，如若狄青做了邊關主帥，老夫休矣！即忙俯伏奏道：“陛下明並日月，臣思楊宗保薦狄青為帥，但現據李沈氏控他失去征衣，賄證冒功，希圖抵罪，而楊宗保本上卻於失征衣之事一字不提，即李成父子冒功正法，因何也不陳明。是沈氏所呈確切，而楊宗保弊端顯然。昧法欺君，理當究本窮源，仰祈陛下明察。”君王聽罷，想道：“此事叫寡人也推測不來，怎生是好！”首相富弼怒氣不平，出班奏道：“老臣有奏。”天子道：“卿家有何奏聞？”富相道：“臣思此婦，敢於叩閭，必有主唆奸臣。而李成父子若不冒功，楊宗保豈有屈殺無辜？狄青果然無功，他焉肯欺君，請旨拜帥。陛下如要究明此件重案，先將李沈氏發交包拯，嚴究何人主唆，則李成父子冒功真假，必可徹底澄清。”這一番話弄得君王心無定主，明知富弼所奏合理，但想此事定然國丈主謀，礙在貴妃情面，如何深究，頗覺左右兩難。

卻見龐洪又奏道：“臣思該氏冤大如天，無門伸雪，到午朝門外上呈禦狀，實為情極冒死而來，還有那人不畏死的與他把持。

如要究李沈氏，須先究楊宗保，祈陛下降旨往邊關，即將楊宗保、狄青、焦廷貴等扭解回京，發交大臣勘問，便可以水落石出了。”有吏部韓翕出班奏道：“邊關重地，豈可一天無帥，若將他等扭解回朝，一有洩漏，其禍非輕。契丹尚在未平，西夏叛攻未服，此事萬萬不可！”天子聞奏喜道：“韓卿所言合理，江山為重，非同小故，三位卿家且平身。”三位大臣謝恩而起。天子道：“朕思楊宗保失察征衣，狄青疏忽被劫，焦廷貴貪贓硬證，朕亦未能深信。李沈氏訴雪夫冤，亦不便置之不辦，寡人差一大臣密往邊關，名為清查倉庫，實則暗訪此事真偽，眾卿以為何如？”富弼、韓琦都言道：“陛下之旨甚善。”龐太師也無可奈何，不便再奏。天子看看兩旁班列，即下一旨，著工部侍郎孫武前往邊關。龐太師自言道：此人差得有機竅了。當時富弼、韓琦、文彥博幾位忠賢，雖知孫武亦是奸臣黨羽，料想楊宗保等立於不敗之地，畏他什麼？是日只因功罪未分，天子於楊元帥本章，也不批旨，狄青的元帥，也未封贈，且待孫武回朝，再行定奪。

不知孫武往邊關如何復旨，且看下回分解。